

号 角 集

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号 角 集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号 角 集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广州大南寺43号)

广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

新华書店广东分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統一書号：10111·196

書号：1056·787×1092耗1/32·3 11/16印張·71,000字

1957年10月第1版

1958年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：9,621—10,620 定价：(5) 三角

編者的話

反击右派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争，这个斗争正在全国范圍內广泛地开展。处在国防前綫的广东地区，人們也正以无可辯駁的事实和顛扑不破的真理，有力地粉碎右派分子对党、对社会主义的毀謗，以坚强无比的战斗意志击退右派分子的瘋狂进攻，保衛了党的事業，保衛了社会主义方向。

自斗争开始以来，在报纸、杂志和机关、学校的大字报上，曾出現过不少富有战斗力的杂文、詩歌、論文及批評文章。为了更好地發揮它們的战斗作用，使右派言論和其他謬論在广大群众之中无所遁形，我們选取了其中較为优秀之作，編成“号角集”(杂文、詩歌选集)和“明辨集”(評論选集)两个集子。为了避免与各地重复雷同，我們选取的范圍只限于在广东地区發表过的文章。

1957年9月1日

目 錄

雜 文

- 談談盲目性……………龍世雄 (1)
- “向右看齐”的起点……………黎曼青 (4)
- 談“革命不是綉花”……………唯 思 (7)
- 談“派”与“立場”……………于 群 (10)
- 能讓匈牙利事件在中国上演嗎? ……何為貴 (12)
- 在惊濤駭浪中……………曉 青 (16)
- 論“过关”……………張 祝 (18)
- 朋友之道……………陳殘云 (20)
- 談度量寬宏……………杜 漸 (21)
- 車輪必須有軸……………韓北屏 (22)
- 我的几句心底話……………張碧夫 (25)
- “封建寡婦”与“屠夫”……………陳殘云 (27)
- 无花的薔薇……………學 迅 (29)
- 談“兩副面孔”……………蘇子書 (30)
- 右派与酒……………碩 龍 (32)

- 回忆一件往事兼質問章乃器……………江水講
盧如春記 (34)
- 遺老的典型……………蕭 亭 (36)
- 燃犀照妖樓詩話……………徐 續 (38)
- 知識分子的光榮与耻辱……………唯 思 (41)
- 未可乐观的“三自运动”……………霍 明 (44)
- 書生的骨头……………谷 音 (46)
- 描龙篇……………岑 谷 (48)
- “功臣局”設計者的苦心……………崔 矛 (51)
- 蛇的智慧……………顏其瀚 (52)
- 偷天換日……………顏其瀚 (55)
- 鷄鳴乎？善噪乎？……………丘 帆 (58)
- 这是什么感情？……………唯 思 (60)
- 好事？难成！……………夏 乘 (62)
- “爭鳴”隨筆……………唯 思 (63)
- 一脉相通……………于 群 (65)
- “当家婆”和“攪屎棍”……………馬師曾 (67)
- “英雄”們的臉譜……………湊 樓 (69)
- 从“美国月亮好”談起……………陈仲达 (73)
- 桃花与白雪……………曉 哥 (75)
- 斥“歌功頌德便是无耻”的謬論……………賴也曼 (77)
- 釋“文人无骨”……………錢 起 (79)
- 虽然“門”是开着的……………于燕郊 (80)

詩 歌

- 右派分子的鬻臉·····蔡火生 (83)
- 罗翼群兴梅“視察”記·····洛 虹 (85)
- 寄罗翼群·····陈食齋 (88)
- 詩伐罗翼群(七律詩)·····区正元 (89)
- 群丑图·····柯 原 (92)
- 新黃梁夢·····欧外鷗 (97)
- 少数民族的心声·····僮族 韦福添 (100)
- 僮族山歌·····僮族 韦福添 (101)
- 我与你与党·····欧外鷗 (102)
- 反击右派(歌謠)·····李 雨 (104)
- 战歌·····赵兴堡 (106)

談談盲目性

龍世雄

不認識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，就容易產生對事物看法的盲目性。在反右派的鬥爭中，有一些人大呼“上當”，這是從睡眠狀態中被群眾喚醒、驚醒後開始脫離右派分子圈套的表現。人們要想從思想領域內擺脫不自覺狀態（——如“應聲蟲”之類），不僅需要科學的思維方法，首先還要解決個人的立場問題。

那末，在知識分子隊伍中，少數人是怎樣成為右派分子的俘虜的呢？

一、“牆”和“溝”

官僚主義使領導機構與領導幹部和群眾之間，築了一道“牆”和“溝”；宗派主義使這一部分群眾和另一部分群眾之間築了一道“牆”和“溝”；主觀主義使主觀的看法、做法和客觀實際情況之間，築了一道“牆”和“溝”。這些“牆”，這些“溝”，妨礙黨群之間的進一步團結，妨礙群眾內部的團結，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，因此必須拆掉，因此黨堅決要整風。

另外有一些人，夸張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，黨群之間，人民群眾之間的牆和溝，把一切個人和國家，個人和集体的矛

盾，全部归咎于国家和领导的錯誤。个人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光要人家尊重自己，自己可以不尊重別人，也一律推之于党员“低能”，党员“外行”，党的“宗派主义”。这些对党离心离德的思想，就会成为右派分子“外行”論、“低能”論、“有职无权”論等等謬論的有力助手。譬如对过去“五大运动”和“三大改造”心存敌視和抗拒的人，以否定一切的态度来对待党的事業，以夸大党的工作的缺点而称心快意的思想，很自然地充当了右派分子“成績很差”論、“餓死边缘”論、“肃反很糟”論等等的帮凶。这方面的“牆”“溝”，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牆、溝（党和右派言論应该有、而且不可能沒有牆、溝）。如何拆去这样的牆和溝，应该是克服資本主义思想，不是克服社会主义思想。拆这样的牆、溝是要經過思想改造的。党最多只能負领导与帮助之責，这是不同階級思想筑成的牆、溝，要經過展开思想上的階級斗争才能逐步解决。因此不是一切“牆”、“溝”都是党的领导干部或党员筑的。

二、政治和業務

業務只能为政治服务。技术观点强的人很好，單純技术观点就不对头。

單純業務观点是右派分子毒菌的温床之一。第一、它脱离社会主义建設，不管培养出什么人去掌握業務技术。第二、不关心走什么道路，不关心誰可以领导。第三、在政治斗争中迷失方向，只懂得某一門的技术科学知识，不懂得科学知识拿来做什么用，为谁用。

右派分子說：党不能领导科学（外行领导不了內行），党的

組織(“不称职”干部)要退出科学、教育、文化机关。这些論調首先得到一些單純技术观点的自然科学家的盲目支持，因此，必須提高警惕。

三、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

新社会的知識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，是腦力劳动者。因此知識分子必須和工农兵相結合；它的技术知識又必須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服务。

但是知識分子成为完全的工人階級，还正处在改造过程中。輕視体力劳动的人，把知識分子凌駕在劳动人民之上的人，很容易把知識分子的优越感發展为否認工人階級的領導。这样的人就会对党保持一定距离；而右派分子的爭夺科学技术領導权，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，就会在这种思想共鳴的基础上获得同盟軍。

四、“压服”与說服

有人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当做“压服”，甚至把批評反革命言論也叫做“压服”。就是說應該取消批評，任錯誤观点和惡毒言論泛濫无阻。这是右派分子取消党的領導、取消党的政治工作的支持者。这些人，从害怕真理出發，达到混淆是非不顧真理的目的。

人民日报反駁右派分子的社論發表后，有人認為这是“压服”。什么叫做压服？什么叫做說服？批評的性質、目的是什么？根本不懂得。

正确的批評对被批評者除了有教育意义之外，也确实会

有“压力”，因为以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思想来说，是应该感到一些压力的，这是思想斗争；而且还不是批评了那么一下便能“说服”了的。

(原载“广州日报”1957年8月13日)

“向右看齐”的起点

黎曼青

近来暴露、揭发出来的右派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是老牌“右派”货色，反共、反社会主义、反人民，正是他们的阶级本能；有一部分(包括一些共产党员)则本来是革命派，由于政治上蜕化堕落离开了革命的道路而跌入右派的泥潭去的。这后一部分人的“向右看齐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可以说，开始于他们对党抱怨的时候。道理很简单：因为党所走的道路是革命的即左的道路，右派所走的道路是反动的即右的道路，对党抱怨，即表示已不愿意继续向左前进；如果抱怨情绪发展加深，那就说明他要向右转，实行背道而驰了。

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对党抱怨就成为右派的。中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：由小到大，由浅到深。由轻微的抱怨发展到严重的怨恨；由对个别问题的不满发展到对许多问题甚至一切问题的抵触；由对个别组织或领导人抱怨发展到对整个党抱怨；由抱怨发展到敌视。从量变到质变，这样地一步一步走上

了右派的道路。

例如有些人犯了錯誤受過處分，但沒有正視和認識自己的錯誤，反而認為受處分是“冤枉”，心懷不滿。隨着與黨日益疏遠，拒絕黨和羣眾的批評幫助，另一方面又和一些落后的人物接近，接受了落后思想的影响腐蝕，不滿情緒一天一天增長起來，由對黨抱怨進而變為對黨敵視。這樣，右派便做成功了。到了此時，他的腳跟已站到和黨對立的方面去，恨黨，當然也恨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。把偉大、光榮、正確的黨說成是“漆黑一團”，不惜乘間抵隙，吹毛求疵，混淆是非，顛倒黑白，夢想來一個“匈牙利事件”，務必把黨打垮而後快。又如有些人在三反、土改整隊、思想改造或肅反運動中，本身有些問題尚未弄清，受到組織和羣眾的審查。然而他們卻把這種必要和應當的審查看作是一種“委屈”。有個別人在運動中被錯鬥了，雖然事後經過領導上向他道歉賠禮並宣布恢復了名譽，可是他是“革命綉花論”者，始終把自己的被錯傷看成是“奇耻大辱”。上述這些人起初還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。但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願意認識自己對黨抱怨之錯誤及毫無根據，反而認為黨“搞錯”了他是黨犯了“主觀主義”和“宗派主義”的“嚴重錯誤”，黨“迫害”了他，抱怨是正當的“義憤”，迷途越走越遠。特別是臭味相投的人碰在一起，彼此吹風點火，更助長了向黨報復的野心。於是把黨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敵，表示永不干休，要把黨搞垮搞臭；於是污蔑運動“偏差是主要的”，幹部“受災”，“冤枉了許多好人”，把運動的必要意義和巨大成績加以否定。打擊運動中的積極分子，說他們“靠運動起家”，“杀气騰騰”。甚至呼朋引類，拉攏挑撥，捏造事實，打擊領導。再如有些人覺得

党沒有滿足他卑鄙的名譽地位欲望或其他无理要求，因而埋怨組織，自暴自弃。越是自暴自弃，越失去党和群众对他的信賴，于是越更离心离德。認為党埋沒他，歧視他，忿忿不平。由長吁短嘆进而磨拳擦掌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“宗派主义”；丑化領導干部为“特殊階層”；鼓吹絕對平均主义，歪曲按劳付酬制度；甚至公然叫嚷某人必須下台。……諸如此类的人，他們的言行已不是一般認識糊涂的錯誤，而是惡意向党进攻的罪行，和老牌右派的声音行徑毫无二致了。而他們之轉了一百八十度，向右看齐，面目全非，則都是从对党抱怨这个起点开头的。

“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蕭艾也？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”二千多年前的屈原对当时一些人政治上蜕化變質原因的分析，也可以移來說明今天那些“从左到右”的人蜕化變質的關鍵。因为“莫好修”，个人主义發展了，严重了，从而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淡薄了，对党的不滿情緒也增長了，严重了。有些人对自己出身的反动、剝削階級，感情上还藕断絲連，在土改或对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中又是勉强过关的，对于家庭的被革命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反感。这些人一直沒有徹底改变自己的階級立場观点，这种先天的基础更容易使他們的思想感情处于和党对立的状态。对党抱怨的感情、态度一天一天發展下去，变为对党敌視、仇恨，那么原来是芳草的革命派变成蕭艾的反动派，就是很自然的了。这些“昔日芳草，今为蕭艾”的事实，实在使我們惊心触目。对于那些对党不滿、对党抱怨的人来说，更是一个当头棒喝。有些人由于沒有很好改变立場，以錯誤的态度对待个人与組織的关系，思想感情和党有距

离，对某些事情不满而对党抱怨，当右派大肆放毒点火的时候，不是曾经对一些右派谬论起过共鸣么？不是有些人做了右派的俘虏和应声虫么？不是有些人感到解放后反而冷冰冰、没有“人情味”，慨叹出“人间何世”而对于旧社会却不胜依恋么？其中许多人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才清醒过来，大吃一惊，捏了一把汗；但漠然无动于中、尚未觉悟者亦有人在。我认为这些同志应该从许多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，深刻体会到个人主义是如何危险的意识，对党抱怨是如何要不得的感情。见微知著，及时猛省。每一个革命队伍中的人员（包括我在内），也应该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思想情绪，警惕自己错误的内心活动，杜渐防微。站在工人阶级、劳动人民的立场角度去看党，经常不断地培养建立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，加深对党的热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，既把牛鬼蛇神打垮，又把自己身上的“三尸神”（思想上的奸细）消灭掉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。

、（原载“南方日报”1957年8月21日）

谈“革命不是绣花”

唯 思

“革命不是绣花”。这是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。毛主席这句话是指对革命运动中的所谓“过分”、包括一些

偏差和錯誤，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說的。這是一個立場問題。如果用“綉花”的眼光來看革命運動，用“文質彬彬、溫良恭儉讓”的標準來要求為自己的生存和解放而進行鬥爭的羣眾，這實際上就是要束縛他們的手足，從而也就否定革命的必要和取得勝利的可能。

毛主席的話，到今天還是有現實意義的。不僅因為有很多人還沒有徹底解決這個立場問題，而且還有人居然做起翻案文章，說這句話是有毒藥的。

廣州市文史館館長胡根天先生就是持這種論調的。他說：“‘革命不是綉花’這句話是有毒藥的，不少人把這話作為犯錯誤的擋箭牌，他們大膽地巧妙地利用這句話來橫行霸道和違亂法紀。”因此，他主張，“為了清除‘三害’，不致擴大人民內部矛盾，要拆穿他們以這句話來欺騙羣眾的企圖”（見6月14日廣州日報）。

大放大鳴以來，右派分子的惡毒言論之一，就是否定歷次社會改革運動的必要和成績，企圖進行倒算。右派分子的嘴臉，一望便曉，立即招致全國人民的堅決回擊。但是，有些朋友們，雖不同於右派分子的這些反動言論，卻用“綉花”觀點來看革命運動，總覺得這件“過火”，那事“偏差”。這論點如果發展下去，與右派言論，相差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了。

為什麼會把革命當作“綉花”，不准有一點“過分”、一點錯誤和偏差？這無非是由於自己站的不是人民的立場，和革命羣眾缺乏共同的語言和感情。对被革命者即使不是興鬼死狐悲之嘆，最少也只是站在局外，對革命羣眾評頭品足。這裡使我想起來一件事。土改期間，有一位民主人士被農民打了一記耳

光，他便到处叫屈，对农民極度不滿。一次，已故的李章达先生当面对这位民主人士說：如果你認識到农民的这記耳光即使是錯打到你的臉上，也只是表示做了几千年奴隶的农民已經翻身，敢于回敬地主階級一記耳光了。李章达先生和那位民主人士对农民的这記耳光看法不同，原因是他們站在完全不同的兩种立場。

自然，共产党是对人民負責的，党总是諄諄教育自己的黨員和革命群众，力求少犯錯誤和不出偏差。我們决不鼓勵人們犯錯誤，更不容許人們隨使用“革命不是綉花”这句话來“橫行霸道和違法乱紀”。胡根天先生这样說，如果不是出于无知，那就是有意歪曲了。

胡根天先生一方面肯定“革命不是綉花”这句话有毒素，接着又說“整風是主流，不要轉移”、“謬論固然要反击，但方向、目标不要集中在这方面，否則發展下去就会避重就輕”。原来，依胡根天看来，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言行是“輕”的，而共产党做尽好事中所犯的一些錯誤和缺点却是“重”的；“反”的方向、目标要集中共产党，而不要“避重就輕”地“轉移”到右派分子身上。这种言論究竟是一股什么味道，人民是不会聞不出的。“革命不是綉花”这句话并没有毒素，而胡根天先生“革命不是綉花这句话有毒素”的这句话才真正是有毒素的。現在不正是有人認為：“反右派斗争搞得过火了”、“党應該接受肃反运动出偏差的經驗教訓”之类的話嗎？胡根天在这个时候說这样的话，客观上正給右派分子撑腰，动搖反右派斗争的陣脚。我們必須揭穿胡根天这句话的錯誤，坚定地投入反右派斗争。

(原載“广州日报”1957年3月4日)

談“派”与“立場”

于 群

反右派野心分子的斗争，正象波濤澎湃似地展开着。

既有所謂“右派”，自然也就有“中間派”和“左派”。既然反的是“右派”，誰来反呢？当然是和“右派”相反的“左派”。至于“中間派”呢，夾在中間，不左不右，处境最为尷尬。

有人不同意分什么左、中、右派。“都是人民一分子嘛，何必伤感情？”有人更不同意“孤立右派”的提法，認為这样一来，“火药味太重了”。他們說：“依靠进步，争取中間，孤立右派”的提法，最好改为“依靠进步，团结中間，争取右派”。

要不要分“左”、“中”、“右”呢？这不是什么人可以出主意要或不要的問題。这是阶级社会及其残余在人們思想中的反映，是一种客观上存在着的东西。而把人們排列一下，标而出之，不过是“还其本来面目”罢了。而这样一来还大有好处：使人們能辨明方向，知所去从，这也就有利于争取中間，孤立右派。

右派是不是要争取呢？我看还是应该争取的，如果他不愿永远“右”下去的話。但是只有当他們被孤立的时候，向隅而泣，將感右派之当不得，才有争取的可能。不还他一个“右派”的本来面目，群起而反之，也許他还要来争取你呢，更希罕你